

H O R R O R

黒色回廊

[日]阿刀田 高〇著 叶婧〇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色回廊 / (日)阿刀田高著;叶媃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327-5609-4

外文书名:黒い回廊

I. ①黑… II. ①阿…②叶…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

—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8852号

Copyright©2012 by Takashi Atoda

简体中文版由阿刀田高经由OH INTERNATIONAL株式会社授权出版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1-056号

黑色回廊

[日]阿刀田高 / 著 叶媃 / 译

责任编辑 / 赵平 装帧设计 /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04,000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5609-4/I·3290

定价:23.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严重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512-53218653

目 录

菊 香 / 002

冰冷的关系 / 008

天真女子 / 026

夜晚的芦笋 / 052

散寿司饭 / 072

深夜里的厨师 / 090

赤 音 / 110

屋顶风景 / 130

心之旅程 / 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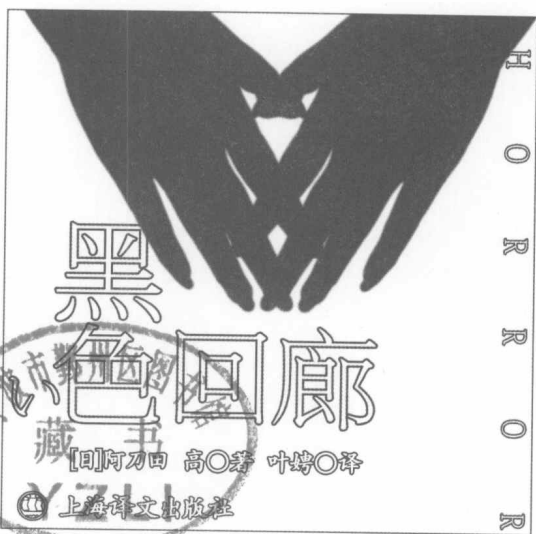
怪 虫 / 150

西瓜漂 / 166

恐怖的研究 / 182

自作解说 / 196

作品赏析 / 202 角田光代



H
O
R
R
O
R

黑

色回廊

藏

【日】阿刀田 高◎著 叶博◎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YZLI0890119381

爸爸苍白的脸.....

菊香

菊花的香气唤醒了你脑中久远的记忆，

他也像今晚一样在菊花丛中露出浅浅的笑容。

最后一次见到爸爸的时候，

目录

001 香 露

002 采艾的时节

003 千文其人

004 花间词话

005 孟母教子

006 陶渊明的田园诗

007 香 衣

008 巢穴的香

009 游湖亭子

010 走 到

011 藕 田

012 袁隆平的梦

013 袁隆平的梦

014 袁隆平的梦

015 袁隆平的梦

016 袁隆平的梦

你正在读小学一年级，马上就要七岁了。

家住一幢木结构公寓的二楼，妈妈总是不在。她是东町游乐园的检票员。

放学后，你打开房门，回到空无一人的家中。吃几口桌上的点心，喝上一瓶养乐多酸奶，然后便望向那台钟面上画满漫画的座钟。还要等上好长一段时间，分针与时针才会笔直地竖成一条线。

你取出塑料模型、模型飞机套装把玩——手工是你一大爱好，不过，要做好它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常常以失败告终。

突然，窗下传来孩子们的声音，你急急忙忙地跑出房间。雅子和美佐是你的好朋友，而真子却老是欺负你。

但是，五点一过，大家都回家了。你再一次回到寂静无声的房间里，默默地看了一阵子电视。

当、当、当、当、当、当。

座钟响了六下，你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家。一路小跑穿过了热闹的街市，在一家专门卖宠物蛇的店前看了一会儿橱窗。接着转过下一条大街，越过一座立交桥的道口，游乐园的后门已然在望。

秋日的斜阳瞬间隐没在西天，刚才还拖在你身后的长长的影子现在也已不知逃遁往何处去了。浅墨色的天空下，只有霓虹灯塔的亮光渐渐幻化为闪耀的光芒。

“嗨，阿广，又来接你妈妈了？”

熟悉的阿姨一边摸着你的脑袋，一边打开栅栏。

游乐园下午五点半闭园，所以园中已看不见游客的踪影。马车、电车、火箭都盖上了灰色的罩布，悄然无声地蹲踞在各处。

菊花的香气、夜的帷幕、风的静寂，你忽然想起不知何时在某个童话故事中听说过的动物墓地。菊花散发的是亡人的气息，而这暗黑的夜晚是亡人的国度，那无声无息的阴风则是亡人的呼声……一阵彻骨的寒意掠过心头，妈妈到底在哪儿呢？

“阿广。”

突然，一声呼唤在黑暗中响起，身穿工作服的妈妈走了过来。

她从口袋中掏出一块口香糖递给你，你默默地接了过来。真开心啊！不过，你却羞于把这份喜悦表露在脸上。口香糖甜甜的，薄荷的味道滋润着你的嗓子。

“明天，菊花人偶就要开始展出了。”

“菊花人偶是什么呀？”

“用菊花制成的人偶呀。现在，大叔们正在制作呢。想看吗？”

妈妈牵着你的手往前走。

一阵西风呼地猛刮过来，把散落在周围的纸屑吹得滴溜溜地打起转来。装爆米花的袋子、超人的面具、盛炒面的纸碟，都随着那股小小的旋风在空中飞舞。咔嚓咔嚓，广告牌发出骇人的声响。

“就在那儿！”

妈妈所指的是一座用胶合板搭建而成的、大大的临时工棚，那儿以前一直是游乐园鬼屋的所在……你不由回想起在那里见过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悬挂在古井中的头颅、无声无息打开的棺材盖、老太

婆苍白的脸……世上真的有鬼怪吗？

“晚上好，让我们参观一下吧。”妈妈站在入口处说道。

走进工棚，菊花的香气扑鼻而来。天顶上长长悬挂而下的电灯泡发出的昏暗光亮，模模糊糊地照出一座高高的、由菊花堆砌而成的小山。工人大叔们竖起木棒，缠绕上铁丝，正辛辛苦苦地往上面批盖菊花缀成的和服。

装饰完毕的人偶挺立在黑暗中，兀自泛出白色的光影。犹如一个大病初愈的女子，拖着一条随时即可湮灭的生命。

你的身体猛地一震。

“看啊，阿广，那是龙宫的仙女和浦岛太郎。很漂亮吧？”

“嗯。”

你身不由己地点点头。

妈妈真的喜欢这种东西吗？龙宫仙女也好，浦岛太郎也罢，都像一张白纸般，死气沉沉地站着……

大叔们一言不发，来来回回地忙乎着。

“阿广，再等一下，妈妈要去换一换衣服。你自己沿着回家的路先慢慢地走起来吧。”

妈妈留下了你一个，朝出口走去。

虽然有点儿害怕，你还是鼓起勇气，沿着归路向工棚深处小步疾走而去。

有一位大叔正背朝着通路，在菊花丛中搭建人偶的轮廓。你停下脚步，呆立在他身旁，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大叔灵巧的手法。

咔嚓、咔嚓，铁丝在大叔的手中断开、弹出。

“小家伙，你知道怎么剪断铁丝吗？”

面对大叔突如其来的提问，你吃了一惊。

“不知道。”

“是吗？铁丝啊，把它夹在钳子的这个地方，像用剪刀剪一样，咔嚓

嚓剪断就行了。”

真的呀，可以用钳子剪断铁丝啊……以前你可从来没听说过。

“你擅长做手工吗？”

“我会做塑料模型。”

“是这样啊，你是用强力胶来粘合塑料模型的吧？”

“没错。”

“使用强力胶的时候，慌慌张张地乱粘一气可不行哦。粘上一片之后，必须耐心地等它干透了，再开始下一步。”

“嗯。”

塑料模型的粘贴工序真的是挺难的。你常常手指上沾满了胶水，以失败而告终。真子曾经做过一艘超级棒的模型船，不过，那肯定是在她爸爸的帮助下才完成的。

“想要做好手工，必须一步一步仔细地操作才行哦。看，就算是大叔我，在使用锯子的时候，也要认真地画线，然后沿着那条线把材料锯开。”

大叔用铅笔在木料的四周画上线，然后沿着线笔直地锯起来。

你的脑子转了起来。家里既没有锯子也没有钳子，真想要一套木工工具啊。有一次，曾经在百货商店看到过儿童专用的木工工具套装。可是妈妈一定会说危险，绝对不会买给我的……

“在往细木条上钉钉子的时候，就算很麻烦，也必须先用锥子钻一个孔，然后再钉，否则木条就会裂开。”

大叔背对着你，向你传授了好多小技巧。

对于菊花人偶，你已经没有丝毫惧意了。菊花人偶、妖魔鬼怪，都是大叔这样一锤一钉做出来的，它们的一举一动自然也是出自大叔的巧手。难不成还真会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吗？

“阿广，阿广。”

入口处传来妈妈的叫声，声音越来越近。

“我在这儿，妈妈。”

你一边回应着，一边伸长脖子看向昏暗的通道。

直到这时，大叔才第一次从菊花丛中抬起头来，正当你定睛细看之时，那张苍白的脸已经一点点地消失了。你的身边空无一人。

“在干什么呢？怎么待在这么一个冷清的地方啊？”

你无言以对。

“很晚了，我们快回家吧。”

妈妈已经脱下了工作服，手中拿着三支菊花。

走到工棚外，秋风掠过广场，夜色更深。

游乐园的夜晚为什么总是那么凄清呢？

你回头看向那个刚刚跨出的工棚。

“妈妈，那里一直是鬼屋吧。”

“是啊，暑假的时候，你不是来看过嘛。”

“嗯。”

你压低了声音问妈妈。

“妈妈，这个世界上有鬼吗？”

“怎么可能有那种东西。”

可是，妈妈什么都不知道。那张脸——就是刚才看到的那张脸，就是爸爸呀。最后一次见到爸爸的时候，他也像今晚一样在菊花丛中露出浅浅的笑容。菊花的香气唤醒了你脑中久远的记忆，爸爸苍白的脸……

你已经没有爸爸了。

冰冷的关系

美香子巫女般

用坚定不移的声音宣告道，

一边不为人察觉地向邻室瞄了一眼。

然而，

竹中根本顾不上分析这些细微的动作中

所蕴含的意味。

他狼狈万分。

男子的皮肤很白。

倒是女子的肌肤呈现出健康的小麦色，因着些许汗水而微微泛出光泽。

那略略发黄的胴体居高临下，频频热烈地爱抚着下方男子的身体。

午后，两房一厅公寓中的一室。

如果有好事者从窗帘的缝隙中向屋内窥视的话，也许会误以为位于上方的是男子，而身处其下的则是女人吧。因为做爱的时候，十有八九男人才是采取主动的那一方。

然而，有着雪白皮肤的分明是个男子。从毛毯下伸出的、肌肉发达的双腿上布满了男性特有的浓黑腿毛。

男子名叫上岛冬树。

女人则叫冬美香子。

“冬树，好喜欢你。”

正当女子陶醉呢喃之时，玄关的门铃响了。

“是谁啊？”

美香子支起身子，披上睡袍，竖起食指放在唇前。

“别出声。”她向男子示意。

门铃又一次响了起来，透出几分焦躁。

“来啦！”

隐藏在睡袍下的坚挺乳房上，乳头犹如两朵成熟欲滴的玫瑰傲然绽放。

美香子仔细地掩上卧室门，透过玄关大门上的细长窗口向外望去。

“你好，我是竹中。”门外响起男子爽朗的语音。

“噢？”美香子发出疑惑的声音，接着将视线投向起居室的挂钟。

时钟指向下午两点。

——这么说起来，昨天好像是和竹中约好在这个时间到家中拜访的——

忘得一干二净了。

她并没有解下门链，就这样稍稍推开了门。

“对不起，我还在睡觉呢。”美香子说道。

“那可真不好意思。”门外的男子客气地回应。

“没关系，我也正想起床呢。”

“附近要是有家咖啡店就好了……”

但是，美香子的公寓位于住宅区的正中，除非走到地铁站附近，否则是找不到任何一家咖啡店的。对于这一点，美香子自不待言，这位访客也应该是心知肚明的。

对方虽然充满歉意地站着，但其实他的表情与双足站立的姿势都清清楚楚地流露出想要登堂入室的愿望。

“那么就请你稍等一下吧。”

再怎么亲近的男性友人，也不能这样赤身裸体披着睡袍就迎客入室。

而且，冬树还在隔壁的房间里呢——

美香子的视线飞快地扫过玄关和起居室。

冬树的鞋子和西装应该都藏起来了。

先行造访的客人并未在公寓中留下丝毫痕迹。

推开起居室和卧室之间的门，美香子说道：“是竹中，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你在这里悄悄地听着，我想他马上就要走的。”

她向床上的男子使了个眼色，一边脱下睡袍，麻利地套上毛衣和牛仔裤。

会有什么事呢？

美香子的心中涌起一阵小小的不安。

现在站在玄关外的男子和正躺在床上的冬树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如果竹中找美香子有什么事的话，那一定和冬树有关。

“别出声哦。”

在冬树的脸上轻轻一吻，美香子再次关上了卧室的房门。

即便被包裹在毛衣之中，美香子的身体依然兴奋莫名。有什么东西不停地在她体内奔涌，澎湃的热潮犹如汪洋般起伏不定。稍加触碰，就让她联想起先前做爱时的感觉，乳头自然胀大，那件薄薄的毛衣似乎都要被刺破了……

双颊恐怕也已艳若桃花了吧。

连她本人都觉得自己现在的这副媚态过于风骚浮浪……不过，虽然意识到自己的样子或许稍嫌淫荡，但因为会面的对象是竹中，所以她也并没有太过担心。

在这种事情上，美香子对于这位午后的访客还是有着充分的信任的。而且，万一发生什么问题，还有冬树在呢——

在美香子的潜意识中，也许甚至会有这样一种念头——想要将自己和冬树翻云覆雨、欲仙欲死的恩爱情形在竹中面前大大地秀上一番。

“请进。”

解开门链，把来客迎进起居室。

从住宅区的某处传来弹奏钢琴的乐声，是那首千年不变的《小偷进行曲》。

——那个孩子一点进步都没有。

今天是九月的一个假日。从窗口悄然潜入的清风凉爽宜人，被绿茵笼罩的街道沐浴在午后的阳光中，到处洋溢着轻松惬意的气氛。

“对不起，烟灰缸呢？”

竹中在那张充满女性化细节的沙发上坐了下来，巡视四周，想找烟灰缸。

美香子拿起放在电视机上的烟灰缸，倒掉里面的灰烬后，放在竹中面前。

美香子是不抽烟的。

——他发现了什么吗？

虽然看出了破绽，但竹中却佯装不觉，若无其事地看着墙上的画。即便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也不能作为冬树常常出入此处的证据。

——根本不需要这么提心吊胆吧。

美香子备好茶具，在竹中面前坐了下来。

“别忙乎了。”

“也没什么可招待的。”

红茶是装在黑色罐子里的威尔士王子茶。冲泡得稍稍浓一些，再加入两三滴白兰地——这是冬树喜欢的喝法。不知不觉间，美香子也培养出了相同的嗜好。

室内被大致地收拾了一下。

桌上凌乱地放着几份夹着广告的报纸。花瓶里的花已经枯萎，无精打采地垂着脑袋。不过，除了以上两处之外，粗粗环视屋子，并没有什么脏乱碍眼的地方。

至于厨房，由于拉上了窗帘，从沙发的位置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只不过可以隐约看见水槽里浸泡着几只看起来像是放了两三天的碗碟。

哗哗，煤气灶上的水壶发出尖锐的叫声。

美香子站起身来，将热水注入放入红茶的茶壶。竹中一边抽着烟，

一边无言地注视着美香子的一举一动，并没有显出想要进一步探询的意思。

“请喝茶吧。”

“不好意思。”

空气中微微飘散起白兰地的醇香。

“秋意已经很浓了。”

“是啊。”

对话至此陷入僵局。

来客和女客人都找不出可以继续下去的适当话题，一股令人坐立不安的紧迫感在美香子的下腹处蠢蠢欲动。

“实际上……”竹中喝了两三口红茶，然后往前探了探身体。

“什么？”

“你和上岛……最近一直在见面吧？”

不出所料，果然事关上岛冬树。

美香子一边注意着邻室的动静，一边慢慢地摇了摇头。

“有一阵子没见面了，上周四见过一次。”

“是吗。”

竹中点燃了进屋之后的第三根烟。

美香子捻起牛仔裤上的尘屑，等着对方接下来的话。

客人垂下了双眼，“那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请你和上岛分手吧。”

美香子怔怔地盯着对方，虽然表情看起来非常震惊，但其实不然。自从竹中在电话中说“我有一些心里话想说”之后，她就预见到话题将会围绕这件事展开。

“你突然这么一说……”美香子一边又从牛仔裤上捻起一片尘屑，一边欲言又止道。

“我也知道，也许你会觉得我在多管闲事，但是如果你能试着冷静地思考一下的话，应该明白这样做对你而言也是一种最好的选择。”

美香子没有回答。

如果开始摆事实讲道理，她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竹中的，保持沉默反而是上策。

“把上岛介绍给你的人是我，我怎么也不希望事情会走到这一步。总而言之，我也有一定的责任。”

“……”

“刚开始你们来找我商量的时候，我也阻止过，对吧？可你们还是一意孤行，你不会不知道我是持反对态度的。”也许是有些口干舌燥，竹中边说边频频用舌尖舔着嘴唇。

美香子试着唤醒遥远的记忆。黑色校服的对面出现了一幢钟楼，尘土飞扬的运动场。四处挂起霜柱的季节里，泥泞的道路叫人举步维艰……

随着思绪越飞越远，竹中的说话声对于美香子而言就像是来自异度空间，与自己毫无关系。

如此说来，有一次她曾经在书桌内的一角翻出一盘旧录音带。

当时，她一边诧异地想“这是什么呀”，一边把它塞进录音机，结果录音机传出了爸爸、妈妈和哥哥三人的声音。

从说话的内容来判断，那应该是新年里阖家团聚时，把录音机放在旁边随意录下的。

因为年代久远，录音带发出啾啾啦啦的声响，每个人的声音听起来都嘶哑而微弱，简直像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在说话。

不过，也许并不仅仅是出于录音带老化的缘故吧。从那个新年算起，短短的十年间，妈妈去世了，爸爸去世了，甚至连哥哥也罹患急症命赴黄泉。从录音机中传出的声音，与美香子身处的现实世界早已脱节。

现在，竹中一太郎正近在眼前，说着与美香子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应该是如此吧。然而，他发出的声音却与那时的录音机一般无二。他嘴里吐出的话语作为每日都萦绕耳际的日语的确能够被清楚明白地